

意林  
轻文库



绘梦  
古风系列  
017

# 凤九御

(五)

作品  
YUANBAOER  
WANGS

自《凤九御》前四本出版以来，  
无数读者意犹未尽，  
全新内容再度面世！

快酝酿好情绪，  
预备迎接《凤九御》又一拨  
猛烈的过山车剧情吧！

朝廷众大臣都觉得，  
他们的皇后凤九御很不好惹。  
霸业成就之后，凤九御以雷霆手段，  
帮助轩辕容锦清除余孽。  
被触及利益的大臣们想弹劾她干扰朝政、  
膝下无子、扰乱祖制，逼容锦重新纳妃，  
使得两人再次矛盾丛生。  
更让凤九御觉得可怕的是，  
这些事情的背后，  
还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……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# 凤九御

(五)

元宝儿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轻小说 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九卿. 五 / 元宝儿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6.7

(意林·轻文库. 绘梦古风系列; 017号)

ISBN 978-7-5498-2646-9

I. ①凤… II. ①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1066号

## 凤九卿 (五) Feng Jiuqing (Wu)

---

著 者 元宝儿  
出 版 人 孙洪军  
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 
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 
图书统筹 安小纪  
特约编辑 黄佳佳  
绘 图 源 雪  
书籍装帧 胡静梅  
美术编辑 王 春  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  
字 数 260千字  
印 张 15  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 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 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 
邮编: 130062  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 
发行科: 0431-86012602  
网 址 www.jlsycbs.net  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2646-9

定价: 24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## 第五十章

妙玉阁智擒叛徒 001

## 第五十一章

帝与后争辩是非 011

## 第五十二章

忆往昔查明真相 023

## 第五十三章

燕皇帝出访黑阙 035

## 第五十四章

皇宴挑衅沈明珠 047

## 第五十五章

狩猎场遭遇突袭 059

## 第五十六章

下圣旨七王招亲 071

## 第五十七章

顾大局纳妾选妃 081

## 第五十八章

心机千金黄月月 091

## 第五十九章

迫于无奈求七王 103

## 第六十章

御书房疾言怒斥 115

## 第六十一章

为求子远走他乡 125

## 第六十二章

承阳巧遇骆逍遥 137

## 第六十三章

江湖神医鬼见愁 149

## 第六十四章

讨卿心美味鸡汤 159

## 第六十五章

谁都不能与朕抢 171

## 第六十六章

首富千金闹是非 183

## 第六十七章

与天子谈个条件 195

## 第六十八章

九卿算计器张女 205

## 第六十九章

使奸计佞臣屠城 219



## 第五十章

### 妙玉阁智擒叛徒

徒

## 玉坊擒敌

妙玉阁一楼宽敞华丽的大厅里，一个头戴面纱、身材硕长的白衣公子，以一个十分漂亮的回旋踢，将一剑挥向自己的灰衣男人一脚踢飞。

男人落地的瞬间，白衣公子动作迅速地用脚踩在他的脸上。

男人气得在地上直扑腾，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人到底懂不懂规矩，那块石料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你强抢也就算了，怎么还随便打人？放开，再不放开，我可要报官了。”

脸戴面纱的白衣公子听了这话，脚下的力道更狠了。

“好，既然你跟我提规矩，咱们今儿就好好说说这个规矩！”

说罢，他一把将男人从地上提了起来，右腿利落地勾过一张椅子，“啪”地一下将男人甩在了椅子上。

没等男人搞明白怎么回事，白衣公子用鞋尖挑起摔落在地上的长剑，手起剑落，直直逼向他的咽喉。

所有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，让两旁围观的众人看得目不暇接。

白衣公子将对方逼得完全不能动弹后，才慢条斯理道：“人人都知道妙玉阁在京城的名气非比寻常，这里是翡翠原石的贩卖场所，慕名而来的客人自是数不胜数。我不否认当我看到那块青皮原石时，你也慧眼独具，想要与我争夺同一个物件，可是这位大哥，自古以来规矩不可破，既然是我先拿出五百两银票买下这块青皮原石，你便没资格再同我争。”

说到这里，白衣公子看向旁边看热闹的众人：“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”

众人虽然不知道这位来历不明的白衣公子姓甚名谁，他说的话，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同。



“然而……”白衣公子又道，“当这块原石被切割出来，露出珍贵无比的帝王绿时，这位便起了贪心，非说这块石头应该归他所有。我不允，便企图用蛮力与我争抢到底。我不过是对他的突然袭击做出了适当的防守，如今他武功不如人，却要血口喷人，说我不懂规矩。那么……”说着，白衣公子又将目光落在男人的脸上，“你倒是说说，究竟是谁不懂规矩？”

男人被白衣公子一番话骂得抬不起头。

他刚刚确实看上了那块青皮原石，可惜出门时银票没有带够，这才让白衣公子给抢了先。

没被切割之前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惋惜。切割之后见了绿，他的眼睛也跟着变绿了。

那么晶莹剔透的一块帝王绿翡翠，差一点儿就成为他的囊中之物。如今却与自己失之交臂，这事儿搁谁身上恐怕都不会甘心，所以他才起了歹念，试图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麻烦。

没想到这头戴面纱的白衣公子，表面一副温和无害的模样，打起人来，却快、准、狠，几个招式便将自己一脚踢飞，下场那叫一个惨。

围观的人群中有人主持公道：“杜三公子，这件事的确是你不对。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既然这块石料是这位白衣公子先买去割出来的极品，自然也归白衣公子所有，你用武力强抢，这可是坏了行内的规矩。”

杜三公子就是被白衣公子按坐在椅子上的倒霉蛋。

“行，我承认我输了，还不把你的剑拿开，难道你还想杀了我不成？”

白衣公子动作潇洒地将长剑丢至一边，冲他做了一个“你可以滚了”的手势。

杜三公子气极败坏地瞪他一眼，跌跌撞撞地转身走了。

杜三公子一走，白衣公子又恢复了之前的儒雅模样。

这时，一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颠颠儿地从人群中挤了过来：“公子，您刚刚割了一半的那块原石，还继续割吗？”

白衣公子这才想起自己花五百两银子买的翡翠原石才割了一半，于是对小老头儿道：“继续割！”

帝王绿翡翠最是名贵少见，要不然刚刚那位杜三公子也不会情急之下不讲道义。

随着原石的另一半被慢慢切了下去，就见一块碗口大小的帝王绿翡翠横空出世。

在场围观的众人无不连连赞叹。

这白衣公子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点儿？五百两银子买下的这块原石，竟然开出这么一大块晶莹剔透、水头极好的帝王绿翡翠。

就冲这块翡翠的成色，少说也能值个十几二十万两，简直就是瞬间发家致富啊！

“不知这位公子可否割爱，将这块翡翠以十五万两银子卖给我？”

很快便有人开出了价钱。

其他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也争相出价：“我愿意出十五万五千两。”

又有人跟风：“十六万！”

“十六万五！”

“十七万！”

直到价钱被炒到了二十万以上，白衣公子才淡定自若道：“抱歉啊各位，这块玉石，我不会卖。”

白衣公子刚说完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妙龄女子便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只见她身穿浅紫色轻纱罗裙，头戴珠饰，五官样貌生得雍容精致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令人觉得赏心悦目。

这女子一出场，就有人低声惊呼：“连妙玉阁的老板都惊动了，这位白衣公子倒真有几分本事。”

无视旁人在一旁叽叽喳喳，紫衣女子优雅从容地走到白衣公子面前盈盈一拜：“小女子乃妙玉阁老板楚红袖，不知这位公子当如何称呼？”

白衣公子饶有兴味地看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自古英雄莫问出处，虽然我并不是什么英雄，却也不愿轻易向人透露我的名姓。不过念在楚姑娘人比花娇，貌似天仙的分儿上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姓氏。我姓秦，叫我一声秦公子便好。”

楚红袖眉梢一扬，眼中绽出盈盈笑意：“听秦公子口音应该是京城人士，脸上戴着面纱，说明你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直接说明此番来意，不知秦公子可否割爱，将您刚刚开出来的这块翡翠以二十万两白银的价格卖给我？”

“哦？莫非楚姑娘想要这块翡翠？”

“作为妙玉阁的老板，自经营妙玉阁以来，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在我的店里开出水头这样好的帝王绿翡翠。秦公子许是不知，我对收藏各类玉石兴趣颇丰，因此，想拿二十万两，买下公子这块玉石。”

白衣公子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！”说着，他上上下下看了楚红袖一眼，复又笑道：“既然楚姑娘对这块玉石如此执着，我秦某人今天就在这里卖你一个面子。价钱什么的都在其次，只要楚姑娘肯与我同席而坐，陪秦某人喝上两杯，这块玉石，就是你的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围观的众人震惊了，就连楚红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



陪这个人吃一顿饭，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块价值二十万两雪花银的极品翡翠，这么划算的买卖，除非是傻瓜才会拒绝。

可楚红袖并不是三岁娃娃，虽然条件听起来不错，她却并没有被冲昏头脑。

“二十万两并非小数目，仅用一顿酒菜来换，秦公子莫不是在与小女子开玩笑吧？”

白衣公子“啪”地一下展开手中的折扇，动作优雅地摇了两下：“难道楚姑娘觉得秦某会言而无信不成？”

“好，既然秦公子不介意做这笔吃亏的买卖，小女子自会吩咐人大摆宴席，亲自陪楚公子喝上两杯。”

“大摆宴席倒是不必，只着人做些清淡小菜，备两壶陈年老酒，抬一张二人小桌，其他的，自不必大费周章。”

虽然不知道这白衣公子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，但楚红袖对那块上好的翡翠却十分眼馋，心心念念想要将它拿到手。

于是赶紧吩咐身边的婢女，去厨房做菜备酒。

很快，一桌清淡而又不失隆重的酒席便摆上桌面。

两个人同席而坐时，楚红袖亲自给白衣公子倒了杯酒：“可不可以问秦公子一个问题？”

“问！”

楚红袖隔着面纱看了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一眼：“用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物件，换小女子一顿酒宴，秦公子真不觉得这笔买卖很不划算吗？”

白衣公子低声一笑：“不管它在市面上值多少钱，在我眼里，那不过就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。之所以愿意用它来换楚姑娘一顿酒席，只是想趁这个机会交一个朋友。”

说着，他拿起酒杯，轻轻掀开面纱的一角，动作优雅地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。

楚红袖忽然对眼前这个白衣男子生出了几分兴趣，忍不住又问：“既然秦公子真心想与小女子交个朋友，何不取下面纱，以诚相待？”

早在这个白衣公子踏进妙玉阁的那一刻，身为老板的楚红袖就已经注意到此人的存在。

没办法不注意，他脸上的面纱太惹眼了，在人群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面纱是半透明的，越是若隐若现，便越是让人好奇面纱后面的人究竟生得什么模样。

此时两个人近在咫尺，见他举止优雅，气度不凡，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族公子之态。

饶是楚红袖见多识广，并非是简单的小女人，也忍不住对这个男人生出了几分好奇心。

“楚姑娘，你真的想看看我面纱背后的长相？”

楚红袖轻轻点头：“除非秦公子不是真心想与我交朋友。”



闻言，白衣公子轻声一笑：“好吧，既然楚姑娘好奇我的长相，揭下面纱让你看上一眼又如何！”

说罢，白衣公子轻轻扯去脸上的面纱。

当一张俊美得足以令人窒息的面孔出现在楚红袖面前时，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心跳的节奏。

世间怎么会有这样俊美无俦，仿若神仙的男子？

那眉，那眼，那鼻，那唇，就像上天最杰出的一部作品，多一笔嫌多，少一笔嫌少。

这张脸，仿佛充满了无限的魅力，仅仅让人就这么看着，也能沉醉其中，无法从那种巨大的震撼之中回过神儿来。

“楚姑娘……”

白衣公子那俊美得不像真人的面孔忽然向楚红袖这边压了过来，他将唇瓣勾出一个足以令人脸红心跳的弧度，轻声在目光呆滞的楚红袖耳边道：“不知秦某这张面孔，可让楚姑娘觉得满意？”

由于他的动作过于突然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楚红袖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。

没想到这一躲，她整个人都向后仰去。

白衣公子手臂一伸，动作轻盈而又不失潇洒，将差点儿就摔倒在地的楚红袖拦腰抱了个满怀。

然后，他继续用魅惑人的语气道：“楚姑娘这腰可真是软得令人心旷神怡啊。”说着，手指还在她腰间掐了一把。

楚红袖没想到这白衣公子居然会调戏自己，虽然理智告诉自己应该推开对方，可他的脸太有诱惑力了。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看到生得这么俊美的男人的楚红袖，完全忘了反抗，傻傻地沉沦在白衣公子的调戏之中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骚乱，随着那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门外忽然闯进一大群人。

为首的男子身穿青色长袍，一进门，便对白衣公子怒吼：“连朱将军的女人都敢染指，来人啊，还不将这胆大妄为的小子给我抓进大牢，听候发落！”

楚红袖这才回过神儿来，急忙从白衣公子的臂弯中跳至一边。

虽然她仍旧无法忘记白衣公子刚刚曾给予她的那片刻柔情，可她到底没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于是急忙对下达命令的男人道：“是这个姓秦的刚刚想要轻薄于我，幸亏你们来得及，不然我这一世清白，可就要毁在此人手里了。大刘，你怎么会带这么多人过来？”



被称作大刘的男人看了楚红袖一眼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有人向我汇报，说妙玉阁里来了一个不正经的恶痞，不但在妙玉阁闹事，更是对楚姑娘心存非分之想。”

听到这话，白衣公子神色淡然地问他：“那个向你打小报告的人是不是姓杜，人称杜三公子？”

男人用力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甭管那个人姓甚名谁，告诉你，你胆敢碰朱将军的女人，已经犯了杀头的死罪。”

白衣公子笑得更加明快了：“哦！那我倒是要看看，今儿你们究竟有没有这个本事，把我的脑袋从我的脖子上拿下去。”

像是为了故意气人，说完这句话，他还端起酒壶，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并当着众人的面，像品尝琼浆玉液一般，一小口、一小口地喝了下去。

这可真把那男人给气得够呛，当下大怒：“来人，将此人给我拿下！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外面再次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。

“我倒是要看看，今天谁敢在我面前碰她一根头发。”随着这道声音传进众人耳中，就见一个身材高大挺拔、身穿黑色锦袍的年轻男子，带着一群训练有素的随从从外面闯了进来。

仔细一看，这男人生得龙姿凤眸，年轻俊美，浑身上下充满了上位者的倨傲和淡漠。

就算他并没有道明自己的身份，凭他的阵势与气场，还是将之前那群耀武扬威的人给震得不轻。

大刘见此人生得紧，色厉内荏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男人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直接将目光落在不肯下桌的白衣公子脸上：“玩够了吗？”

他的出现，让白衣公子的嘴巴微微嘟高了几分，小声抱怨了一句：“真是阴魂不散。”

虽然这话说得声音极小，却还是被对方给听了个真真切切。

黑衣男子的脸瞬间冷了下去，却不愿意在这么多外人面前当众训斥，只冷冷吐出两个字：“回去！”

白衣公子不正经地笑了一声：“饭还没吃完呢，不回！”

话落，继续坐下来埋头吃吃喝喝，完全不把眼前这一堆乱子放在心上。

黑衣男子终于被对方玩世不恭的态度惹怒了，刚要对两旁随从下令，白衣公子便摆了摆手。

“好了好了，回就回嘛，干吗摆出这副凶巴巴的样子，真是一点儿都不可爱。”

说完，不情不愿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迈着优雅的小方步踱到黑衣男子面前：“事



先声明，我可不是偷溜出来的哟。”

说话的工夫，指尖突然多了一把钥匙。

完全没搞清楚状况的楚红袖看到那把钥匙的时候，脸色骤然一变，急忙伸手去摸自己的腰间，才发现原本该挂在她身上的钥匙，不知何时竟落到了白衣公子的手里。

“你……”

楚红袖刚要开口说话，就被白衣公子打断。他笑眯眯地晃了晃手中的钥匙：“楚姑娘，你该不会天真地以为，我真的舍得用一块价值二十万两白银的极品帝王绿翡翠，换你一顿饭吃吧？”

说完，他将钥匙抛向黑衣男子旁边的一个随从手里，痞气十足地命令：“三楼左转第四个房间，靠西侧的书柜上有一只龙纹花瓶，向左扭三下，向右扭七下，再向后推半尺，机关打开之后会出现一道密室，这钥匙，可以打开那间密室，里面有你们要寻找的东西。”

无视楚红袖等人越来越难看的脸色，随从一把接住钥匙，很快奉命去三楼寻找。

大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就见他捧着一块用明黄色绸子包裹的盒子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回来，对黑衣男子道：“皇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马上又改口道：“主子，是不久前宫里遗失的玉玺。”

说罢，当着众人的面揭掉黄绸，打开锦盒，里面赫然躺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玉玺，正是帝王的专属大印。

被下属尊称一声主子的男人，正是黑阙王朝一代帝王，轩辕容锦。

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盒中的玉玺，随即对两旁侍卫道：“查封妙玉阁，凡有关人等，一律关押刑部，等候发落。”

说完，再次将目光落在白衣“男子”的脸上，眯着眼说：“九卿，玩够了，就同朕回宫吧！”

此言一出，楚红袖等人皆惊。

九卿？

凤九卿？

黑阙王朝的当朝国母，那个让黑阙帝王甘愿为了她放弃整个后宫的奇女子？

刚刚调戏了自己半天的男子居然是当今皇后，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

候在龙御宫外面的宫女、太监们此时人人自危，一个个被吓得噤若寒蝉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

因为，寝宫里的帝后二人，此时正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吵。



“我错了？我究竟哪里错了？轩辕容锦，做人要讲讲道理，我明明帮你立了大功一件，你黑头黑脸地派人把我抓回宫不说，还在我脑袋上扣一顶行为不检的帽子。你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吗？”

凤九卿觉得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，稀里糊涂嫁给这么一个霸道的男人也就罢了，每天还要像囚犯一样被他管得死死的，稍有一点儿动作，就会被冠上各种罪名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

黑阙朝英姿飒飒的荣祯皇帝此时真要被他的皇后给气到肺炸。

“凤九卿，未经朕允许便私自离宫，此罪其一；背着朕与别人卿卿我我，此罪其二；直呼朕姓名大不敬，此罪其三。你算算，你里里外外究竟犯了几条大罪，该不该接受朕的惩罚？”

凤九卿被气得直接爹了毛，一蹦三尺高道：“罪名一我反对，我出宫并非玩乐，而是去查案。罪名二我反对，妙玉阁老板楚红袖身为女子，就算被我摸摸小手，搂搂小腰，大家同为女性，我也没犯下任何过错。罪名三我反对……”她不客气地指着轩辕容锦的鼻子，“你姓轩辕，名叫容锦，我就是直呼你的名字了，看我不爽，你下旨宰了我呀！”

被她指着鼻尖的轩辕容锦慢慢将她修长细嫩的手指移向一边，面无表情道：“罪名之一，查案可以，但在朕没有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出宫，按照皇家律法，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。罪名之二，无论男女，只要你摸了人家的小手，搂了人家的小腰，就是对朕在身体上的一种背叛，没理可讲。至于这罪名之三……”

轩辕容锦一把将同自己大眼瞪小眼的凤九卿拉到怀里，满眼戏谑道：“拉上帐帘，不管你叫朕夫君、相公、阿锦，还是心肝宝贝肉，朕都可以欣然接受。但是现在不行。”他略带惩罚地在她漂亮的脸蛋上捏了一把：“朕现在在同你谈论正经事情，给朕严肃一些，不准撒娇打滚耍臭无赖。”

凤九卿被他气得牙根直发痒：“我什么时候叫过你心肝宝贝肉了？”

轩辕容锦一本正经道：“你现在不是在叫吗？”

“轩辕容锦，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越来越无赖了。身为黑阙的皇帝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幼稚？”

“哦？朕哪里幼稚了？你倒是说来听听。”

“好，那咱们就理顺一下整件事情的经过。就拿我私自出宫去妙玉阁帮你寻找玉玺这件事来说，你仔细回忆一下，当初是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能破获玉玺失窃一案，就会放我出宫去玩一个月？”



这才是凤九卿真正关心的重点。

自从三个月前她风光光地嫁给轩辕容锦当皇后，苦难的日子便正式来临了。

皇后这个身份，听着光鲜耀眼，其实真是痛苦到了极点。不但不能随随便便踩着熟练的轻功溜出宫玩，还要学习各种宫规礼仪。

见了朝中的大臣，还得端起皇后的架子与那些大小狐狸们虚与委蛇。

总之，对她凤九卿来说，黑阙皇后就是一份人嫌狗又弃的差事，要不是轩辕容锦当年要死要活地求她“任职”，她死都不乐意坐上这个位置。

但事已至此，总不能当个任性的甩手掌柜。

于是，她好声好气地跟容锦商量，可不可以放她出宫玩上几天。

那段时间正赶上宫里发生了失窃案，玉玺在某一个夜里不翼而飞。

容锦便对她说，只要她能找到丢失的玉玺，便会圆了她的心愿。

面对凤九卿的厉声质问，轩辕容锦面不改色地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朕是说过这样的话。”

“既然你承认当初确实给过我承诺，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她指了指桌子上摆放的那只包着明黄色绸子的锦盒：“玉玺就在盒子里，妙玉阁一千人等现在也全部落入法网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”

轩辕容锦淡淡一笑：“你真觉得自己已经帮朕找回了丢失的玉玺，破了这起失窃大案？”

凤九卿振振有词道：“证据就在这里放着，难道你还想抵赖？”

为了追查玉玺的下落，她暗中可是使出了不少力气。通过多方追查，好不容易被她查到玉玺之所以会丢失，与妙玉阁的人关系匪浅。

不然，她也不会女扮男装，去勾搭妙玉阁的老板楚红袖了。不过……

看着不远处那块她花了五百两银子切割出来的帝王绿翡翠，凤九卿又觉得自己此行非虚。除了抓获行窃者，找到赃物之外，还得到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。

“九卿，虽然朕不想打击你的自信心，但你究竟有没有看清楚，锦盒里的那块玉玺，你确定是真的吗？”

闻言，凤九卿微微一惊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轩辕容锦没有理会她的疑问，只是朝桌上的锦盒抬了抬下巴：“自己去看。”

凤九卿“嗖”地一下蹿到桌前，动作利落地掀开锦盒，从里面捧出那块又重又大的玉玺。

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、来来回回看了个遍，她终于发现了不对劲。

“这……这玉玺是假的？”

“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去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你的未来。”

“未来？”

“未来在哪里？”

“未来在远方。”

“远方在哪里？”

“远方在远方。”

“远方在哪里？”

“远方在远方。”

“远方在哪里？”

“远方在远方。”

“远方在哪里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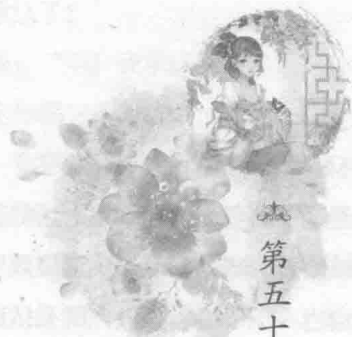
“远方在远方。”

“远方在哪里？”

“远方在远方。”

“远方在哪里？”

“远方在远方。”



第五十一章 帝与后争辩是

非

## 帝后争执

容锦微微勾起唇角，笑得有些不怀好意：“哦，假在哪里？”

凤九卿没理会他的挑衅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我记得你御案上用的墨汁是松香烟墨，按理说，玉玺上应该散发出淡淡的松枝兼麝香的味道，可这块玉玺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生涩。不，用‘生涩’来形容有些不太恰当……”说着，凤九卿又认认真真的在玉玺上研究了半晌，最后确定：“这玉玺，是一块仿得非常逼真的赝品。”

轩辕容锦不知该称赞她观察细微，还是该唾弃她后知后觉，最后只送给她不咸不淡的一句话：“嗯，鼻子很灵，你应该属狗。”

凤九卿可没心情跟他开玩笑，她一把将假玉玺放回盒子里，回头瞪向轩辕容锦：“你早就知道这块玉玺是假的？”

见他一脸“就算我早知道，你又能奈我何”的表情，凤九卿气得直跳脚：“你不要告诉我，真的玉玺现在还在你手里。”说完，猛然间又想到一件事：“你也不要告诉我，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你精心设下的一个局。”

见凤九卿终于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轩辕容锦不客气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所以到了现在，你还坚持说自己并没有犯错吗？”

他指了指桌上的锦盒：“首先，玉玺是假的。”接着又指了指她的额头：“其次是你未经允许私自出宫。”

凤九卿一把推开他的手，气呼呼道：“谁知道你会故意设局？”

轩辕容锦不客气地笑了一声：“谁让你这么笨，从头到尾并没有看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朕亲手布下的局？”





“合着我被你给耍了，你还有理了？”

“九卿，朕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我之间的这场赌局中，你究竟是输是赢？”

凤九卿不吱声了。她不但输了，而且输得非常彻底。

早就该知道轩辕容锦不可能那么好说话，她居然还自作聪明地四处帮他寻找玉玺。

这下好了，不但玉玺没找到，反而稀里糊涂掉进了他设下的陷阱之中，这简直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。

轩辕容锦嘴角勾出一抹阴森的笑，哑着声音在她耳边道：“你还没回答朕刚刚问的问题。怎么，朕的九卿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敢作不敢当了？你要是不敢承认自己输，朕可以念在你是朕媳妇的分儿上不跟你计较，男人嘛，让着女人这是天性……”

“谁说我不敢承认了？”

凤九卿瞪他一眼：“对！我承认我是输了！”

“那朕刚刚指出你那三条罪状……”

“认！认！认！我都认！这总行了吧？”

她就知道轩辕容锦是一只得上千年的臭狐狸，既奸诈又狡猾，真是稍微一个疏忽就会不小心跳进他设下的圈套。而轩辕容锦等的就是她这句话，他一把将嘴巴嘟得都可以挂油瓶的凤九卿圈进自己怀里：“愿赌就要服输，那么，从这一刻起，要是没有朕的允许，你再敢私自出宫，再敢随便碰别人的小手，搂别人的小腰，朕可就要对你家法伺候了。”

最后几个字，他说得极为蛊惑，仿佛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魔性。

凤九卿被他威胁得双颊直发烫，忍不住小声辩解：“其实我就是想去行宫看看尔白两口子。”

自从尔白和被陆小六当作结婚礼物送进宫的那只白虎“成亲”之后，两只老虎就被送到森林找专人抚养。

毕竟是森林中的野兽，就算它们通人性，轻易不会咬人，可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万一不小心闹出什么事故，容锦这位堂堂帝王难免要被冠上一个养虎为患的罪名。

尔白一走，凤九卿总觉得身边空落落的，这才生出离宫的念头，想要去行宫看看尔白夫妻。听她这么一说，轩辕容锦总算给了她几分好脸色，柔声劝道：“等朕处理完手边的事情，与你一起去行宫走上一趟。你以为就你思念尔白啊？”

争吵的两夫妻总算达成协议，暂时休战，这让伺候在龙御宫外面的宫女太监们也跟着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主子们安然太平，当奴才的就有好日子过。

一旦主子们出了状况，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这些伺候人的倒霉蛋。